

世界文庫全集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৷ 7 ৷

河北教育出版社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七卷

诗歌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白开元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黑牛集	(1)
错位集	(87)
错位集补遗	(159)
儿歌之画集	(173)
边沿集	(237)
晚祭集	(263)
戏谑集	(311)
戏谑集补遗	(355)
天灯集	(393)
新生集	(455)

黑 牛 集

白开元 译



献 给
拉妮·穆赫兰比希

我喜欢遨游天宇的心灵，
被你从砖木造的枯燥的樊笼
召唤到绿色的侍奉中，召唤
到和风吹拂的椰子林的庭院。
秋天女神的云的发辮
缠绕着金色花串，
蓝天的背景上画了一行槟榔树。
南边是细腰扭伤扭弯的池塘码头，
百合花覆盖着斜坡。
查姆鲁尔树上的硕果
好似窃来的万千歌女的耳坠。
蜜蜂在素馨花丛中翻飞，
池塘边逸散幽香的晚香玉
仿佛是通晓吠陀的隐士。
木兰花娇弱的花瓣垂落在碧草上，
房后传来的消息通报柠檬花在怒放。
一排粗圆的棕榈树目空一切，昂首挺胸，
犹如站在街上的英国卫兵。

我坐在窗前，



望得见池塘边褐色纱丽贴边般的菜田。

池水中下午的太阳画了一道道

绿色、金色、黑色的线条。

闪烁闪烁的光影

是悄然转移的清风的足印。

杰斯塔月阿沙拉月，目光驰往

芒果树枝，怀着啜饮金色琼浆的希望。

荔枝树挂满果实，客人和蝙蝠

昼夜共同享受。

树篱外面一季季花卉编织彩色的梦，

“眼角”是我眺望时赠给窗户的姓名。

奥拉恩种姓的男女花匠从早晨起

一直忙碌，挖土，给树苗浇水。

结实的身體似用泥土塑成，与泥土息息相通，

认为自己与泥土属相同的种姓。

天一亮村里的牧牛人牵来两头奶牛，

身旁奔跑着惊慌的牛犊。

六点半，阳光直射进我的房间，

路上出现骑自行车的邮递员。

矮围墙衬托着二层楼旧宅，

晾晒湿纱丽的妇女披头散发，没精打采。

村里的少女到码头上汲水，

消度金灿灿的上午，两眼沉浸于浓郁的苍翠。

孟加拉林区自然的心灵，

避开城市，以绿阴围成

一片乐土。孟加拉家庭妇女用纤手
与它一起制作的侍奉的供物
充满无声的敬意，
诗中洋溢着它的欣喜。
你准备离去，我听说
你打算放弃住了一些日子的这幢寓所。
玛克月嬉戏的阳光的创造在那池塘畔
不是诗人的富翁统治的月光下会感到羞惭。
我拥护历史变迁，遗憾不会留在心中——
富翁不能夺走心版上摄下的美好情景。
你的花园里我见你似森林女神——
冬天的阳光中，
淅淅沥沥的雨夜里，
我对这儿的回忆
像弃巢的大鹏
融进一片流云。

圣蒂尼克坦 1936 年

重 塑

原先你伫立在光影中间，
而后从天帝的心境出发，
跨越天地的界线，
进入人间的形象之宫，
如同拂晓朦胧的征兆、



红木轻微的簌簌声、
残夜时分令人惊喜的曙光的流盼；
当朝霞尚无自我意识——
在鸟啼的峰峦
在飘荡的云的书简中
尚未得到自己的乳名。
随后它缓慢地降临大地，
从它的面庞
无限的暗影的面纱
垂落在旭日染红的东海边。
世界用墨绿、金黄的乳罩
和微颺的纱丽
为它装扮。
恰似那样，
你把你柔体的芳影
投映在我广袤的心幕上。

我是你画师的助手，
得以挥动心笔
勾勒你的轮廓，
完美你的风姿。
一天天以情愫的颜料
缤纷你的形象。
我的灵性之风
在你的周遭回旋，
时而徐缓，
时而罡风般急骤。

早先你在静谧之处
不可揽撙，
属于天帝，
独居于“单一”的幽宫。
我以“双重”的纽带维系你，
而今你的创造
同在你我中间，
同在你我的情爱之中。
你凭借我对你的认识，
认识了你自己。
我惊奇的注视
是万能的点金棒，
点触着你的柔情，
唤醒欣喜的玉容。

波拉诺加尔 1936年5月23日

最后的时辰

那些微薄的赠物，
含有哄蒙、鄙夷的意味，
是怜悯
而不是爱的体现。
路上的行人也能把它
送给路上的乞丐，
叫他一时忘记



穿过十字路口。

那天我不抱更多的奢望。

你是夜里最后一个时辰走的。

我以为你会来辞行，

说一声“再见”。

你以前讲的缠绵的情话

往后是无缘听到了。

今后取而代之的

只会是辞别的套话。

你为什么不允许

彬彬有礼的细密的织锦

出现一个破绽！

乍一苏醒，

胸口怦怦直跳。

我是担心

错过送别的时刻，

下了床奔了过来。

远处教堂的挂钟

当当敲了十二下。

我软乏地坐在门槛上，

头贴着门框——

在你要经过的门廊前面。

厄运竟攫夺了

薄命女子可怜而可贵的机会。

在你离去的几分钟之前，

我坠入睡梦。
你也许斜视了一眼
我歪倒的身体——
像拖上沙滩的一只破船。
你也许怕惊醒我，
便轻手轻脚地离去。
我猛地醒来，
明白是枉然地熬了夜。
该逝去的一瞬间已经逝去——
该留下的代代相传。

阒寂的氛围
如歌鸣停歇的枯枝间
鸟儿离弃的空巢。
下弦月孱弱的幽辉
与熹微的晨光浑然交融，
散布于
我苍白、空虚的生活。

我莫名其妙地缓缓走向
你歇宿过的房间。
门外依然亮着
熏黑了的煤油灯，
门廊里弥散着
萎靡的火焰的气味。
空床的蚊帐在风中飘动，
可以望见的窗外



天上的孤寂的启明星，
是诀别希望、
失眠者的证人。

蓦地，我发现
你因疏忽留下的嵌金象牙手杖。
倘若时间允许，
你也许会从车站回来寻找——
但你不会返回，
因为你不辞而别。

波拉诺加尔 1936年5月23日

我

我感觉的颜色
染绿了翡翠
染红了红宝石。
我朝晴空睁开眼睛，
东边，西边，
阳光灿灿燃烧。
我望着玫瑰赞叹：“真美！”
玫瑰分外艳丽。
你会说，
这是一种哲学观点，
不是诗人的灵感。
我说，这是真实，

因而是诗篇。
这是我的骄傲，
这是所有人的骄傲，
是人的骄傲的背景
衬托着
宇宙神匠的艺术创造。
理论家气急败坏地否认：
不，不，不——
不是翡翠，
不是红宝石，
不是阳光，
不是玫瑰，
不是我，
不是你。
然而，无处不在的天帝
在人的界限内虔诚地苦修，
可称他为“我”。
这“我”的深处，
光影融合，
韵味苏醒，
形象构成。
通过线条、色彩、甘乐，
“不”
时而在“是”的神奇咒语中显露。

莫要称之为哲学理论；
在宇宙之我的创造盛会上，



手擎画笔、调色板，
我激动不已。

学者断言——

古老月亮的笑容
冷酷而狡黠，
它像阎罗的使者
爬近地球的胸膛，
有朝一日狂野地
吸引海洋、山脉；
人世年月的新本的每一页上
落下一个空白，
它吞噬白天黑夜的积蓄；
人的业绩失却不朽的伪装，
在他的历史上
抹涂无尽的夜的漆黑。
人回归时的眼光
揩掉宇宙的色彩，
人回归时的心灵
摄尽甘露！
力量在茫茫天宇战栗，
阳光不再燃烧。
没有乐器的宴席上
仙师的手指抖动，
弹不响乐曲。
诗兴索然的天帝独坐在
青碧隐失的天际，

研究

个性绝灭的生存的数学。

宇宙浩渺，

绵绵不绝的世世代代

哪儿也不响起福音——

“你美”，“我爱你”。

那么，天帝又得累世经代地苦修，

在毁灭的黄昏祈祷：

“说话，说话，

说‘你美’，

说‘我爱你’。”

圣蒂尼克坦 1936年5月29日

称 呼

我每天叫你“姹露”^①，

不管我心血来潮叫你什么，

都是真实时代爱情的称谓。

最简明的称谓是“亲爱的”。

我在心里喃喃呼唤，

听见你的回音

是一阵大笑。

于是我省悟，

① 孟加拉语中，“姹露”意谓娇美。



姻缘不属于当代，
这儿不是马拉提国，
不是优禅尼城^①。
你问你的名字有无毛病。
回答前
让我先叙述一件往事——
那天事情不多，
我早早回到家里，
拿着报纸坐在门廊里，
脚跷在栏杆上，
意外地观察到
你下午在隔壁梳妆的过程。
你在圆镜前梳头发，
编辫子、插银钗。
我许久没有这样专注地打量你；
许久没有观赏
你略微侧首梳头的情态、
双手完美的配合、
手镯丁当的节奏。
末了，
稻谷般金黄的纱丽，
该松的地方扯松，
该紧的部位煞紧，
下摆往下拽齐，
一似诗人增删字句，

① 优禅尼城，古代马拉提国的京城，迦梨陀婆在该城写成名诗《云使》。